

關於翠玉白菜

施靜菲

與象牙球的一些事

翠玉白菜這位家喻戶曉、
享譽國際的明星，
多年來就像是故宮的鎮館之寶，
來到故宮的人一定得看上一眼，
不然好像沒來過一樣。
人氣逐漸攀升的象牙球，
受喜愛的程度直逼白菜，
其實，
他們背後還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呢！



圖一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二 清 瑤瑯花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萬年長青花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物與人難以預料的關係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陳列室一隅，經常有很多遊客特別圍繞在某一個展櫃前，爭相觀看故宮人氣最旺的明星展件——翠玉白菜（圖一）。導覽員正在熱心地解說：「這棵白菜可是由用慈禧太后最喜愛的翡翠琢磨而成，潔白的菜身與翠綠的葉子，跟真的白菜一模一樣，相似度百分百！大家別忘了看看停在菜葉上的昆蟲，它們可是寓意多子多孫的螽斯；這棵白菜原本放在紫禁城的永

和宮，就是光緒皇帝妃子瑾妃的寢宮，因此有人推測它是瑾妃的嫁妝，象徵其清白並企求多子多孫。」

已經過世的故宮耆老那志良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寫到一則關於翠玉白菜的趣事。在北伐成功後，成立不久的故宮博物院決定要陳列一些文物以饗國人，翠玉白菜被挑選在紫禁城的齋宮玉器陳列室展出，在當時就受到極大的注目，人見人愛。而在展出前，負責策展的人員還曾有過一番討論，原來呢，在清宮中，翠玉白菜其實是盆景的一個組成部份，翠玉白菜原來是種在一個琺瑯花盆裡（圖二）。清代流行裝飾性的人造花盆景，就是用各種材質來模擬真的植物種在花盆裏，通常帶有吉祥意味；例如故宮先前曾展出過的萬年長青盆景（圖三），雕漆花盆中以碧玉、珊瑚、青金石等玉石模擬的花草與配景，也是帶有吉祥意味的人造花裝飾盆景。

因此當時展出到底要用原來的狀態展出，還是只展白菜，就引起討論，策展人員最後決定只展白菜不展琺瑯盆，那先生說道：「提來時是種在琺瑯花盆裏，旁邊還生著一棵小靈芝，當時提到庫房，我們就認為：一、頂好的一件翠玉白菜，配上一個琺瑯的花盆，大不配合。二、白菜是農作物，都是種在田裏，哪裡有種在花盆裏，供人欣賞的？三、靈芝都生長在老樹根旁，白菜旁邊怎會生出靈芝來。」〔註〕這些原因在今天看來相當有趣，當初一定沒想到，日後這件原本種在琺瑯盆中的盆景假花，這件在玉器發展史上並不特別重要的清末巧雕作品，卻成為絕大多數人與故宮發生關係的重要媒介。

文物與人的關係比我們想像得要複雜得多，而且經常出乎我們的預料。故宮的典藏中，除了〈翠玉白菜〉以及〈翠玉小白菜〉之外，還



圖四 清 翠玉白菜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一件〈翠玉白菜花插〉（圖四），也是以翠玉為材質雕琢的白菜，中心開有一孔，可能作為花插使用，是玉雕白菜的另一種形式。筆者先前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乾隆皇帝一首名為〈題和闐玉鏤霜松花插〉（松也是包心菜類植物）的御製詩中，作為帝王的清高宗，從以包心葉菜為造型的花插，聯想到以杜甫詩中園吏不識嘉蔬之隱喻為藝諫的傳統，而有所警惕；（註二）詩云：「和闐產玉來既夥，吳匠相材製器妥。仿古熟乃出新奇，風氣增華若何可，菜葉離披菜根卷，心其中空口其侈。插花雅合是菜花，緋桃雪梨羞婀娜，民無此色庶云佳，藝諫或斯默喻我。」顯然博學多聞的乾隆皇帝看到工匠送進宮的玉雕白菜時，想到的比我們要來得多，正擔心臣下是否對他這位帝心心存怨懟，會不會他還因此捏了一把冷汗呢！

究竟〈玉鏤霜松花插〉或

是〈翠玉白菜〉是在什麼情況下被創作出來的？包心葉中蘊藏著什麼樣不為人知的故事？或許我們知道它們極可能都只是工匠發揮創意、巧藝，為順應贊助者喜好而創作；由於並未留下相關的資料，也留給觀者更多想像的空間。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工匠絕對沒有想到翠玉白菜在百年之後，會在這遙遠的山中博物館裏展示，成為每年百萬遊客爭相觀賞的人氣展品。文物輾轉流傳的歷史，比起人一生的傳記毫不遜色，隨著時空的不同，文物與人之間的關係也不斷改變。蔬菜僅有短暫的保鮮期、人的一生不過短短幾十寒暑。翠玉做成的白菜卻沒有過期的時候，就這樣一直一直地傳承下去……

〈玉鏤霜松花插〉可能曾經承載了乾隆的憂心；而〈翠玉白菜〉也許曾經承載了瑾妃家人企求她為皇室繁衍子孫的期待，又或許翠玉白菜曾經只是後宮廳堂中擔負著帶來好運任務的吉祥盆栽。到了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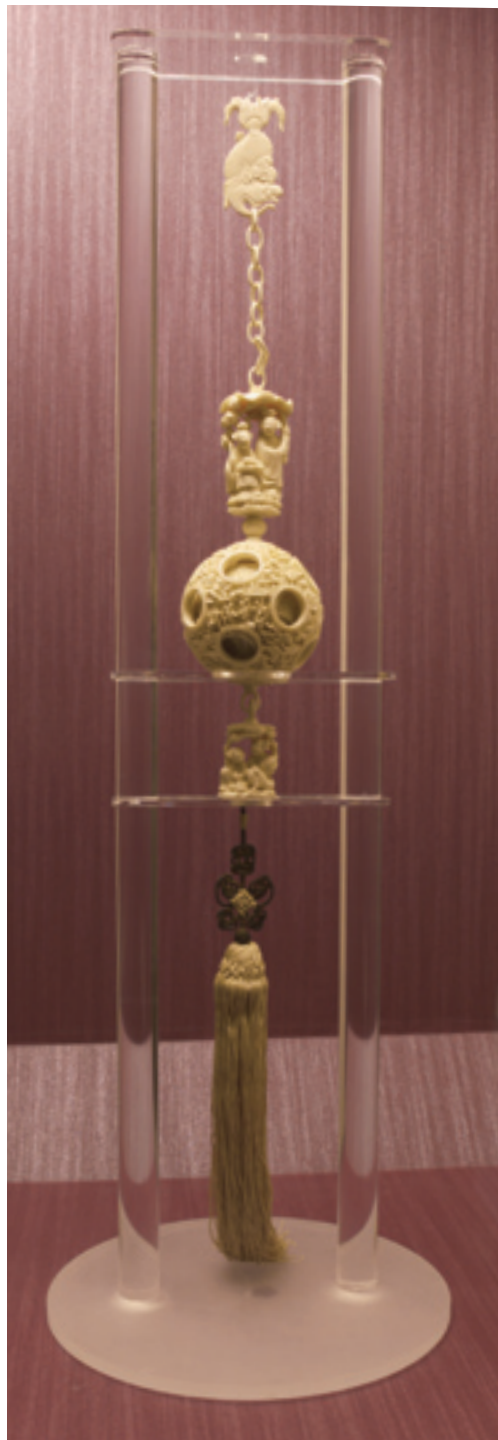
世紀的今天，翠玉白菜在隱身山中的博物館裏展示，它已不再是原來紫禁城後宮廳堂中的吉祥盆栽，它是不是要放在琺瑯盆裏好像已經不重要；作為公開展示的藝術品，公眾可以從各種角度來欣賞它、喜愛它；「翠玉白菜」承載著無數人對故宮的共同記憶。

鬼工神技象牙球

故宮陳列室中還有一件人氣也很高的作品——鑲雕象牙十七層套球（圖五），簡

稱「象牙球」，在展櫃前人人爭先恐後一睹風采，對於工匠的巧奪天工之作嘖嘖稱奇。說明卡上寫著：「猜猜看這件象牙套球由外到內一共有幾層？答案是最少十七層，你猜到了嗎？整件作品由幾個部分組成，作為主角的象牙套球可踐了，是由一整塊象牙雕成，套球由外到內層層相套，具同一圓心，且每一套球皆可自由轉動，是不是很厲害呢？工匠將雕刻的技巧發揮到極致，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古人因此稱之為『鬼功毬』」。

院藏的這件清宮舊藏象牙球與北京故宮所藏一件象牙球極為相似，當時應該是一對，（註三）它們很可能是廣東地區製作上貢的貢品，原來放置於慈寧宮，慈寧宮為歷來皇太后或后妃所居住的宮殿。院藏這件象牙球體本身至少有十七層套球，每個球均能靈活轉動，表面高浮雕鑲刻庭園人物，內層鑲雕幾何紋飾。除球體本身外，最上面為龍首身飾片，龍嘴刁住環鏈，往下為和合二仙墜飾，以螺旋口旋接環鏈往下接象牙球，再以螺旋口旋接



圖五 清 鑲雕象牙十七層套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蓮荷童子，最下方還飾有中國結及黃絲線總。可想見這對象牙球掛飾，清晚期時應當是慈寧宮中一對吉祥如意裝飾陳設品。

院藏還有另一件〈鏤雕二十一層象牙套球〉（圖六），球體放置於托座上，外層高浮雕鏤刻雲龍紋，內層同樣鏤雕幾何紋飾，托座瘦高，由幾個部份以螺旋口旋接而成，托下旋接庭園人物雕飾，接著旋接另一較小的象牙球，再往下旋接八仙雕飾，座底鏤雕雲龍紋與象牙球本身互相呼應。由器形判斷這件作品應該是個帽架，但因作為主角的象



圖六 清 鏤雕二十一層象牙套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牙球本身有一定的重量，而器形瘦高，本身就不十分穩當，也許裝飾陳設的性質大於實際使用。此外，此件作品可以說是後來典型象牙球的重要形式，不只在帽架的形式上，作為裝飾的雲龍紋及八仙也是後來的象牙球最常見的紋飾。稍有不同的是，球本身的部分有大小兩種尺寸的開洞，大的是上下兩端點及中段橫向的四個洞，另一較小尺寸的開洞則分佈於上下三分之一處。現代廣東所製作的象牙球則是制式地開十四個尺寸相當的圓洞，依照直徑大小平均分布。

這樣精鏤細雕、層層相套

的象牙球背後製作的奧秘究竟是什麼呢？（圖七）

一·選擇好一塊堅實的牙材，裁切出所需的大小，以車床鏟磨出一圓球體，依圓球體表面尺寸精密計算出開孔洞之位置，並作上記號（圖八），將圓球再次放置車床上，轉動球體並以錐形刻刀朝圓心開出錐形孔。

二·直到所有孔洞開好後，就進入到象牙球製作中最關鍵的步驟了：工匠繼續以車床轉動圓球（圖九、十），再從開洞處放入直角鉤刀，角度不同即需更換鉤刀（圖十一），將鉤刀伸進錐形孔



圖七 象牙球製作工序樣品 攝於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圖十 象牙球分層實際製作情形
引自*Crafts of China* (London, Aldus Books Ltd, 1977), 頁270



圖九 廣東製作象牙球所用車床
攝於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圖八 精算位置後作上記號，接著以錐形刀具開洞
攝於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洞，橫向鉤鏃直到各孔洞周圍相連處貫穿，由最裡層向外依序逐漸雕出一層層的球體，最內層為一如綠豆大小的實心小球。由於每一層的球壁非常薄，工匠必須全神貫注緊持鉤刀，因為稍一不留神，可能就會穿球壁而前功盡棄了。

三·雕好層層球體之後，工匠在球體表面描繪樣稿，以刻刀作高浮雕雕刻花紋，再做拋光修整。最外層雕好後，接著鏤雕內層幾何形花紋（圖十二），所用刀具主要有三種：圓形頭、方形頭及三角形頭，依據花紋所需選擇刀具，由內往外逐層鏤雕，直到每一層都鏤雕有花紋，一件神奇的多層象牙套球就完成了。

在十八世紀歐洲掀起的中國風潮中，中國的人物、塔、拱橋、柳樹等都是歐洲人眼裡代表中國的重要符號，而廣東所生產的象牙扇、寶塔、龍舟及鏤雕象牙套球，在各國博物館中的亞洲收藏都可見到它們的蹤跡，可想見廣東的象牙製品除了在清宮中是受歡迎



圖十一 象牙球分層時使用的直角鉤刀
攝於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圖十二 鏤雕內層幾何花紋
引自*Crafts of China* (London, Aldus Books Ltd, 1977), 頁270

的貢品外，在十八、九世紀對歐洲的外銷市場上也是相當搶手的工藝品。一七九二年跟隨英國使節馬嘎爾尼來中國謁見乾隆皇帝的約翰巴洛（John Barrow）說道：「在中國人擅長的機巧藝術中，達到最高境界的就是象牙雕刻。在這項工藝上，他們真是無人能及，即使在伯明罕，（我們英國）最重要的工藝製作中心，它也曾經利用機械模仿中國製作象牙扇及其他器物，但是這項實驗雖然很成功，還是沒能達到像中國製品那樣高的成就。沒有什麼東西比中國象牙扇上的鏤雕更美的了，……，不論訂

製什麼樣的紋飾，例如徽章或姓名，都可以在拿到稿樣後最短的時間內做出來。」在提到象牙球時，他還仔細描述道：「用一象牙球體來鏤雕，在小於半英吋的洞中，雕有九到十五層的球，一個套一個，皆可轉動，在其上雕滿象牙扇上常見的裝飾」。（註四）活動於元

末明初（十四世紀末）的鑑賞家曹昭，在他的重要著作《格古要論》其中一則曾講到「鬼功毬」：「嘗有象牙球一筒，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謂之鬼功毬。」就是因為工匠將雕刻的技巧發揮到超乎人世間的理想，終究只能以「鬼功」來形容。在歐美博物館的亞洲藝術圖錄中，經常將他們嘖嘖稱奇的中國象牙球稱作“Devil's Balls”（有時稱為“Concentric balls”），就是從這個典故而來的。但是究竟曹昭所見到的「鬼功毬」是什麼樣的作品？當時所用的製作工具為何？與我們熟知的清晚期象牙球是否相關？由於未有實物留存，這些問題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註釋

- 一．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台北，那志良，一九九三，頁七一—七三）。
- 二．包心菜類的蔬菜也曾被唐代的詩人杜甫用來作為政治環境惡劣、懷才不遇的隱喻。在中國文人畫的傳統中，這樣的隱喻亦被引用來作為繪畫主題，以表述懷才不遇的心情，並暗諷為政者的昏庸。施靜菲，〈走向現代—清晚期〉，《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七六期（二〇〇六），頁三三—三六。
- 三．經查《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院藏象牙球舊號「稱五三〇」項下「雕刻象牙套球一對」。參見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三影印出版）。北京故宮所藏象牙球請參見《粵海珍萃：清代廣東貢品特展》（廣州，二〇〇五），頁六下圖。
- 四．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1792*（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一九七二），頁二〇八。